四庫全書

子部

荀子卷五

唐　楊倞　註

王制篇第九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傅說起於版築為相也罷不能不待頃而廢頃須臾也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惟元惡不教而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分未定也則有昭繆也繆讀為穆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為之分别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如昭穆之分别然不問其世族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

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之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弃畜養也弃謂投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五疾指聾瘂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修聲聾聵司火之屬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為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

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别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人皆願矣凡聽論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肯革弊也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和解調通則寬和不拒下也凝

定也疑止謂定止其不可也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以事試為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治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

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為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不

能足也爭則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諭有差等然後可以為治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愛重以雍已也乃貴薄

疑以蔽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過客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廻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

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取也民謂得民心子產不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教化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伍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器之上溢下漏空虛可立而待也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

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名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國也彊國之術則奪人地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

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門人之民日欲與我鬬吾民日不欲為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伺彊大之間承彊大之敝也知彊大之敝此彊大之殆時也殆危也知彊大者不務彊也知彊大之

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定其德謂不輕舉也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無王霸之主則彊國常勝主或衍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擇揀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并讀為併下同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

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之矣見賢徧反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霸主常勝也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閔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閔王出奔莒也桓公刼於魯莊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為魯莊公之臣曹劌所刼也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為王所以危亡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仁眇

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可以服人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必以禮義也聽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也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也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為政之本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

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解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絲畫繢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謂三代故事則是復古必不遠舉也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慮困反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徼倖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位等級之位也析愿

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之民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所勸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為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

重政或讀為征衮初危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豊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若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為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為政如此乃可以長久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

水也走馬吠犬今北之大犬也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繢畫及化黄金者出蜀山越巂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為矸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玕當為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蓋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紶未詳書亦無紶字當為蜐郭璞江賦曰石蜐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蜐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决明陶云俗傳是紫貝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蜐居怯反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

纖皮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為文彩者也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來為人用也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車服養謂衣食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忘於雜也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

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為本君子以習學為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要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

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始為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於沮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使人一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性識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力

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

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為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政命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為之任使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毗者）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絶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為人

者則謂之聖人也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揆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之器也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乘每一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自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也脩憲命脩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之類也審詩商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聲之誤故樂論篇

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其徒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

禁淫聲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以時順脩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大讀為太

脩堤梁堤所以防水梁橋也通溝澮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行水潦行逝行也下玉反安水藏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漏洩藏才浪反以時決塞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其時也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艾讀為刈

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高下原隰也五種黍稷豆麻麥觀其地所宜而種之

墝苦交反省農功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謹蓄藏謹嚴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朴於力穡禁其他能也治田田畯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禁謂爲之厲禁發謂許民採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順州里使之和順定廛宅廛謂市內百姓之居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養六畜勸人養之也閒樹藝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勸教化趨孝悌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使敦孝悌趨趨爲促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

師之事也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攷其成功苟有不當必行其罪也審時事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月令曰監工曰號毋悖于時皆審其時之事也辨功苦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尚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若車之利轉之類也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私造也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祲兆占占候也祲祲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祲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萌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鑽龜陳卦鑽龜謂以火爇荊華灼之也陳卦謂揲蓍布卦也主攘擇五卜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言兆之形也知

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覡胡歷反脩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易道路脩而平之謹盜賊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曰職有相翔者誅之平室律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為保也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掌事言之抃急禁悍抃當為折急當為愿已解上也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立法則兼聽

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

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

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滅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懸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

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為縱横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案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屈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羣臣百姓

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寀自富矣三者體此為天下服暴國之君寀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誥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就能有與是鬬者與安以其國為是者王䝉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閲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將修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

拙頊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閲之砥礪之於朝
廷如是則彼日積弊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
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
相離疾也我今將頊頊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弊
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
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
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
舉佞悦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

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人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為相懸也亦遠矣

荀子卷五

荀子卷六

唐　楊倞　註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宇内形體有異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為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並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為善或求為惡此人之性也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遂其意之謂也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

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恚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為悅若縱情性而無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羣衆未懸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衆懸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齊等羣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既無懸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功也一

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所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 而能不能兼技 雖能者亦不養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離之則亂 人不能兼官 皆使專一於分不二事也謂若蔆典樂稷播種之類 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 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為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 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 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 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 德謂教化使如分義 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 老弱不能以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 事業所惡也功利所

好也職業無分事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己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為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人各有偶也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婦之父為婚壻之父為姻言婚姻者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為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為智皆通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藏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善藏之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

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名實皆美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耕耨失時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

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譑發人罪也譑音矯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寛裕汝身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故天子袾裷衣冕袾古朱字裷字與衮同畫龍於衣謂之衮朱衮以朱為質也衣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裷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巳下亦服焉鷩冕絺冕皆是也士

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積猶辟也辟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縣内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雜用養生送死之類出出財也入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為出使覆蓋不乏絶也必時臧餘謂之稱數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足用有餘則以時藏之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

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為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微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譏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衆也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困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安之者是安天下之

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也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人也言為此上事不惟使人聽望自為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彫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

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鄭衛者也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謂峻宇彫牆之類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亹亹勸勉之貌言彫琢為文章又以金玉為質勉力為善所以紀綱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非特所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材與裁同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

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為智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厚謂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蔽也斷丁亂反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

得者多故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事既成名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百姓以力事上也力者德之役也力為德所使役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

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此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皆有稅也使貨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也）不然而已矣（不惟如此而已）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有讀為又掎摭其事挈舉其過伺候其罪詐偽其辭顛倒反覆也靡盡也弊敗也或曰靡讀為縻縻散也弊盡也）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汙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

故爲人主自取之（弱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地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刺少殖穀（刺絶也少古草字也）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謂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事業長其功利）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率守）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熟是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豐穰之事非由人力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

水旱使百姓無凍餧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為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讀為穫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度以盆量也言然後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葷辛菜也疏與蔬同以澤量言滿澤也猶俗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也然後六畜禽獸一

切而制車制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也黿鼉魚鼈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及其生使得成遂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皆得成羣也然後飛鳥梟鴈若烟海遠望如烟之覆海海皆言多也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蚳蝗蜩范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衣去聲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

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隳之也說不免焉（非將隳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是常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云觳無潤也義與瘠同觳苦角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景反）上功勞苦

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上下懸隔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貫）

（故有斷矣）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為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燒焦然）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嚽與啜同惡與烏同）既

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彊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錭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舉皆也于是猶言是于言生民所願欲皆在是于也

說苑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絶也渾户本反汸汸如河海汸讀為滂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邱山也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大讀為泰優泰也使謂為上之使可使則有功者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筦

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將將皆聲和貌穰穰衆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覆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則非鬭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必寡雖尚儉而民彌貧物不能贍雖以鬭為非日日爭競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顇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萃猶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愀然變動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懲止也嗟奈何薦或作荐垂事養民垂下也以上所採持之事

下默於民而養之謂施小惠拊循之唲嘔之拊與撫同拊循慰悅也唲嘔嬰兒語聲也唲於佳反嘔與謳同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麮麮麥飯也丘舉反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為治偷取其譽傮然要時務民傮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傮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強民也傮子牢反要一銚反進事長功益上之功利也輕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而安然忘於失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事雖長進而百姓怨是又不可偷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為此勞苦民之事也徒壞墮落必

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曰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暍傷暑也或曰宛當為奧篆文宛字與奧字略相似遂誤耳與與六反熱也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明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

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以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嬰累解釋也言君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使嬰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致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切說讀為悅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三德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嚮讀為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勉力為調和而疾速以明致上之急也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

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謂著於事業之欲反或讀為屬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為險險謂徼幸免罪苟且求賞也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曰申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為善者也是何耶則其道易平易可行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充塞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隄防標表

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少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為譬少古草字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場同端首也見賢遍反其候徼支繚候斥候徼

迻也支繚支分繚繞言委曲迻警也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無不察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路是貪主已路謂無城郭墻垣主貪財民貧力不足故路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愨是闇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愨所親信者不愿愨也主闇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熟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也熟精熟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熟極察然後行言不簡易急於貪利者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禮義

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昧也或讀為荒言不習熟也韌柔也亦怠惰之義僈與慢同楛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凌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愨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

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之人也觀國之彊弱貧富有徵驗徵驗言其驗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漸進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帥同上好攻取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夫衆則國貧所謂三百赤芾工商衆則國貧農桑者少也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為限量則物耗貴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窌窖也掘地

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庾窌匹教反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叙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節謂薄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是無他故焉知本末

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蹷傾倒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凡攻人者非以

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為于偽反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行下孟反伉隆高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紃條也謂編麻為之麤繩之屨也或讀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過王公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發光大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抵成惡名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

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縣君於遠也極戰若戰也欲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其境內也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午讀為迕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㸑麥令河間以北煑穜麥賣之名曰麷撥鄭之說麷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麷與豊同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為仇敵將脩小大彊弱之義以持愼之愼讀為順脩小事大弱事彊之義守持此道以順大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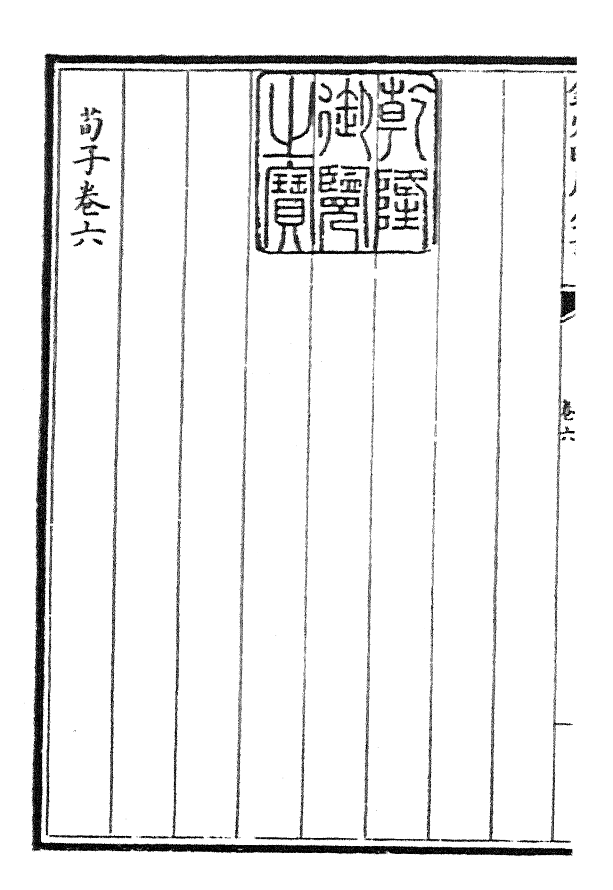
厚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說音稅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否不攻也為于僞反則國安于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乗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按起而制之或曰按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惟持其所有而已詩曰淑人

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鳲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以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不多與故以錙銖言之厭一占反此謂以地賂彊國割地必韓詩外傳作割國之疆垂以賂之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

嬰寶珠珮寶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也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雖為之逄蒙視詘要撓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逄蒙古之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為腰撓曲也膕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為廬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眄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撓膕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廬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廬屋之妾猶言箕箒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刧奪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其人同力以拒大國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也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

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也謂上下皆有禮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衆庶齊於下上政均平故民齊一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極願願來附也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火炙炎赫也威彊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鬬也故曰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荀子卷七至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錄舉人臣黃煒

荀子卷七

唐 楊倞 註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勢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有也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湣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謚也為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

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謚故與此不同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名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櫟然落石貌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舉皆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

伊呂之比者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嚮之者則皆義之志意謂不懷不義之意也或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著之言語以義著言語謂所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行乎天下謂極貽

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中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亳湯國都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

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他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理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救魯衛不遂滅之為己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

綦亦當為基也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為霸又如字諸侯之長為伯春秋左傳某命晉侯為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也非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雜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未能循於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也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齺齒相迎也齺然上下相向之貌齺士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彊能危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

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畧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挈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張開梁伯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好土功詐其民言寇將至之比也王以義討陳縣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離如是則敵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

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爲靷靷引軸之物結引續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騖於他國以權詐爲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三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齊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强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

之若擊枯禁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閱王為龜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道達之薉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危塞則亡所以為之善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莭

土然後為安或曰修封疆立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慎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答辭也道皆與導同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荀子多重叙前語者叮嚀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巢子曰有陰而

遠者有坦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坦明明功者據古悼與坦通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為厭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此何故有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前世不易可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

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若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國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

綦之而亡巨者大之比也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比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皐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

辟桓外任管仲內任豎刁則小臣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其小而亡者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者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為為禮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

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為其傳寫誤耳佚安樂之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固之道）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彊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辯分別事）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

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計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已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

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鄉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鄉方為務不敢姦詐也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人主之職不在窮覬小事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任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

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無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尹子曰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音而實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耗謂精神竭耗悴顛顇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婢也方言謂荊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

曰獲與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埶業權埶事業也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摠領也議其所摠統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三公處於內是摠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己而

已矣 其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 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 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 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 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 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 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 道足以一人而已矣 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天下歸之也 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 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 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

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材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勢盡於此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蠭門即蠭蒙學射於羿羿蠭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蠭音逢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馭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馭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少也其

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寳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寳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謝與榭同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浹洽也官人失要

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貭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積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

罣牢未詳罣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罣讀如以嬦茶蓼之嬦牢與漢書立娌轑羹同皆修理幹運之意也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疎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疎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讀為曠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

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復）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相辯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相反衢塗岐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蹞跌差也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塗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罷病也無行而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用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

鄗（鄗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上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

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皆内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

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正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繇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浹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

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而為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為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修懸簨簴也泰與汰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修也於天下不見謂修天下不謂之修飾也然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為又智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

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閒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

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綱紀也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

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修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

信以受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為尚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潰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潰與潰同大水貌也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他故焉不愉不字剩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凌觸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

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㑌惡之如鬼字書無㑌字益當為尩尩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尩而奚若新序作賤之如虺豕也日欲司間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間伺其間隙投擲也籍踐也一作投錯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卒千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當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兵

甲田賦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古反不好循政其所以有咲咲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咲咲并吞之貌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義禮為成俗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

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辯（辯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中義制職分）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

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政董逋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月斬陽木仲夏月斬陰木是也佻與徭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用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而不趣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遊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

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辯也

荀子卷七

荀子卷八

唐 楊倞 註

君道篇卷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偏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

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傳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此之謂也合符節别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

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

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王乎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

為人弟曰敬詘而不苟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寛裕而無阿其所為身也謹修飭而不危

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

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人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

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蓄而得之者不世絶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别白

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

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

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脩是所衍也聖王則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所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

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

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已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

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

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

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

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内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

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

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

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

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

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慤拘録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史吏之才也修飾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益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

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為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荀子卷八

荀子卷九

唐 楊倞 註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簒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並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說音悅或作税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簒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

得用圖謀也暴臣者暴奪其軍政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形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遑遽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倉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

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之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受令於秦王塡澠塞之內而投已於澠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荊貴而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臣儀或作祿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也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

人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君及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人宗後語奉陽君辛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背朝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子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咎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

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簒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

讀為智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彊其亮切撟與矯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郤至驟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咈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故諫争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之以為已賊也故明君

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也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道行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

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掩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者也諂諛則遂成闇君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教之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撟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拂音佛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

之謂也逸詩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橋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橋強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強哉矯矯剛折剛直而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寛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湎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寛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

義也闕當為開傳寫誤也內與納同言既以冲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闕通於君之心中也若馭撲馬撲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若食餧人使饑渴於至道如餧人之欲食或曰餧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故

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慮故因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至憂之端則遷善也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忻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怨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即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

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不疾言怠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違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不恤

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佗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為害有甚於此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愨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為質端愨以為統統綱紀也言已端愨自處而待物也禮義以為文用為文飾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

而言腨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腨與勸學篇蝡同喘微言也腨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腨人元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鬬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順忠有所壅塞故通之然而終歸之於順也權險之平權因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

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各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

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以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勑下國者也

致仕篇第十四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擁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

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譖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横横至横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還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

試也忠言忠説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 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 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挾讀為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明白天下皆願從之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 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

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動

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

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曰雖義刑義殺亦勿庸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揔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

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叙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預尊嚴而憚可以為

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盧困反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湍峻則多旋流也樹落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己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荀子卷九

乾隆御覽之寶